

我 们 时 代 的 理 性 与 反 理 性

科学方法的挑战

当代的哲学家们缺乏共同的背景。除了那些相信托马斯主义的人之外，理智上远离托马斯主义，有着一些以某个个人为中心的学派和文学运动，其中最成功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学说。在这一短短的讲演中，我并不打算讨论任何问题。因为这样做要预先假定一个共同的背景，而我们并没有这一背景。我只是想提请大家注意哲学思维的基本要素，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背景。我所指的就是自明的理性的能力，它像山峦一样古老而常新，人们有时会遗忘或轻视它，然而总会重新获得它，但又从来不能使它彻底完成。

自从1901年我作为学生第一次进入海德堡大学，踏进这些教室以来，我一直把理性看作哲学的本质。而在学院内外饱经沧桑50年后的

今天，我对哲学的本质的知识仍不完善。

科学是理性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明天，我将要谈谈理性本身；后天，再谈谈我们今天理性所面临的斗争。

我打算以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学说为例，通过分析批判这些众所周知的思想家的学说表明，科学是全部真正哲学的条件。

马克思把历史看作一个独立的整体，社会历史的演进以无暴力的、平均主义的、然而未开化的、毫无生产技术的原始国家为起点，通过罪恶的劳动分工、财产私有和阶级分化，获得了知识和技术的极大发展，这一发展特别表现在引进了现代技术的资本主义时代。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这一发展将持续到在新的无暴力因而也无国家的社会里重新建立平等的公社，带来人类技术和生产的新的、空前未有的发展为止。劳动的历史演进是理解整个历史进程的钥匙。经济规律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每一新的社会形态和其生产方式的出现变更的，它们是历史地被规定的，有其产生和消亡。

这样来理解历史过程的方法是辩证的，它既是思想的形式，又是历史的形式。所有历史的和国家的形式都会因走向它的反面而动

摇，直到在和谐自由中达到完善的结合。每个历史阶段都将创造出战胜自己的力量。历史运动产生了作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权力机构的国家，产生了为国家权力辩护的意识形态，也产生了总有一天会作为永久的获得物而服务于无阶级社会的科学和技术。

马克思试图以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发现来证实和确认所有这一切。当他以他的有独创性的经济理论去搜集事实、搜集分类资料并从事著述时，他为这样一个基本信念所鼓舞：最后革命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带来无阶级社会的真理、正义和自由的最后过渡即将来临。

以前所有的革命都仅仅意味着一个集团被推翻，权力为另一个集团所夺取，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分工和剥削状况仍然未变。共产主义革命将改变整个这种情况，并为人的自身带来相应的变化。在这一建立新社会的彻底变化发生后，人将充分发展他的个性和才能。而在现阶段，历史进程仍然是通过劳动分工、通过有害的机械化（它只能为将来完善的技术化所克服）、通过钱、通过对物的纯粹商业态度等使人异化。无产者完全丧失了自己。但只有通过这种完全的丧失，才使其辩证地转化到其对立面，即人的完全复归成为可能。

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革命；这场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真正革命必将到来，但它又是靠人自己发动的。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与人的自由行动相一致。以前所有的历史哲学都是建立在被动审视的基础上的，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却是主动的：它通过思想去行动。根据历史的必然性去行动，需要科学作为基础，而马克思则提供了这一基础。他以如下惊人之语表明了他的目标：哲学家不仅仅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他们的真正任务是要改造世界。

马克思的这种新的哲学将改变空谈爱好正义和徒劳地反对非正义的状况，人们将脱离无止境的应该的世界而进入真实历史的艰苦磨难中。如果一个人双脚坚实地站在历史的基础上，他就能采取在他的时代是成熟的历史行动，以作为向正义的跨进。但如果他仅仅是空想，不涉足于真实的历史，他就会彻底失败。

因此，马克思原则上否认历史判断有绝对标准。由于他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他确信历史标准是变化的。因此，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

④ 迄今，为寻找完满的幸福，人们一直相信乌托邦式的公平社会，一直在设计田园诗般的和平公社。马克思的“从空想到科学”的进步排除了这类无益的空想，建立了关于真实的历史

进程的知识构架。

从古代的奴隶起义、农民战争以至近代，民众经常试图以有组织的反抗来改善他们的命运。但由于他们认不清真正的条件因素，他们只能毁灭自身，而使他们这一阶段的生活条件更趋于恶化。现在，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革命，有效的政治行动是以科学的预见为根据的。

马克思的影响是三重的：科学的、哲学的和政治的。

（一）作为一位重要的经济理论家，马克思有其自己的地位。他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在今天，如果第一次读他的书，仍然是很有启发的。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提出了很多明智的见解，并对当代事件做出了透视。在经济学探索中，他在建设性和破坏性方面都具有有效的推动力。不论他的被融入人类知识主流的结论，还是他的被批判地拒斥的观点，都表明他有极其广泛的知识领域。但所有这些都未使他成为世界上唯一强大的力量的代表。

（二）马克思是一位哲学家，即便在他的纯科学的著作中也表明了他是一位哲学家。他不对科学本身的细节感兴趣，他要纵观全局。他对所有题目的调查都是为了进一步证实和详

尽阐述他关于整个历史进程的确定的见解。… 纵观全局，是他的哲学信仰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其哲学信仰综述如下：以前所有的哲学都是观念形态的，只有在我们的时代，哲学才成为真正的哲学。首先，因为哲学不再仅仅陷于审视世界，而宣称要改造世界；其次，因为哲学现已成为真正的科学。这两重变化终结了迄今对于哲学的理解。新的哲学甚至抛弃了哲学的名称 把自己称作“唯物主义”它不是意味着物理化学的唯物主义，而是指承认劳动和生产是人类的基本活动，并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源泉。这种新的唯物主义不承认有超越的事物。世界是一个整体。世界只是劳动创造的物质世界。随着这个物质世界的被创造，人创造了他自身。人是首要的自足的存在，是他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创造者。另一方面，掩盖现实、麻痹人的能动性的宗教则是隐蔽的、因而使人容易接受的压迫人的工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这一哲学信念相信一元 但不是上帝一元，而是包括科学和行动、科学和哲学的统一的科学的一元。这一统一的科学可以粗略描述如下：历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是自然演进到人类社会出现以后的一部分。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

已经归属于人，自然科学本质上是人的科学。人的科学包括作为人类心灵变化的产物的自然科学。至此，历史科学将成为唯一的科学。

马克思最终获得了可靠的、包容一切的科学。在他看来，客观性和公正是虚假的，因为它们破坏了科学的统一性并且主张一种非历史的绝对真理。他要求人们接受这种建立在科学洞察基础上而不同于以前仅仅是以观念为基础的新的信仰。接受这种信仰意味着抛弃客观性，接受历史演进的辩证的真理。

这一新的信仰的结果是使信仰者尽管具有偏见，仍然问心无愧，因为他相信这种偏见本身在历史上是正确的。这种类型的思想交流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宣传性质。这种思想也不具有公正无私的学术风格。因为它不引用与它相反的论据，忽略证明相反观点的事实，而只考虑那些赞同它的观点的事实。这一信仰的倡导者怀有宗教般的热情，坚信他们占有毋庸置疑的真理。但实际上它们不具有科学上的必然性。

与一元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形成鲜明的对照，每一种真正的现代科学本质上都是特殊的，它导致有说服力的、有条理的客观知识，它不承认普遍的方法，而是通过认真的审视使方法

适合于研究对象的性质。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形式是一种总体知识。这种总体知识在以往的哲学体系中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马克思的‘总体知识’可以看作是重复黑格尔提出的‘科学’形式，不过是拿现代内容去填充旧的形式。

这完全是一种典型的排斥怀疑的信仰。马克思相信他掌握了整个知识体系，因而是不可知论与怀疑论的敌人。例如，他批判康德，认为康德是怀疑论者，其哲学反映了“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很明显就在于它的狂热的信仰。它对于所有有违于它的事物，富于批判精神而缺乏交流的能力。

（三）作为科学家与哲学信徒的马克思是同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分不开的。实际上马克思首先是个政治家。他的政治影响发挥了信仰影响的作用。他的信仰本身就是政治。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是信仰的斗士。由于马克思对权力实体不抱幻想，他在行动纲领中明确了现存权力实体的地位。他向来重视行动的实践效力，反对空谈与争论。他需要忠实的追随者。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达到这一目标。他认为他的信仰是正当的，

这个政治信仰认为自身能做到以前的政治制度从未能做到的事。当它对历史有了“总体”了解之后，它就可以设计和执行“总体”的计划。

辩证法是一种把一切事物转变为对立面的运动，是在心灵与事物自身发生的运动。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他又补充道，先前自在地、但实际上是辩证地发生的一切，从此要自觉地发生，从而自由和必然得到了统一。

这一观念产生的结果是，辩证法把一切事件都解释为激变过程，辩证法成了一切历史事件的唯一原因。辩证法期待着通过能动地强化任何特定的历史进程使之转向对立面。例如，如果它尽最大的努力摧毁资本主义世界连同它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和所谓人的权利（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些仅仅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一部分），那么，就可以期待加速向新的、属于全人类的时代的过渡。毁灭就是创造。如果我带来了毁灭，新的存在就会同时产生。

第二个结果是辩证法成了证明一时愿望的工具。没有永恒的真理，没有永恒的理性。一切现实都是历史，历史是运动，运动是辩证的转化。一切信仰辩证法的人都会根据他的知识毫不犹豫地每种境况推向它的对立面。信徒

们可以应付任何境况，采取任何行动，服从任何命令，因为这样做是服从历史的辩证法。

由于几个世纪以来科学的成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迷信式的信念，它企求科学和技术发明能带来一切。由于在人之上不再存在任何至上之物，于是出现了以人取代上帝的倾向，出现了把历史而不是把神作为最高法庭的倾向。

心理分析学说作为风靡全球的充满活力的力量，做出了令人吃惊的承诺，声称它能提供有关人的绝对知识，给人带来完美的幸福。心理分析学在医学领域已获得最快的发展，它已渗入人的生命的每一部分，如今正准备使整个医学听命于它。毫无疑问，由于弗洛伊德的发现，心理分析运动对有关人的知识做出了贡献。这些发现已经与科学的精神病学结合起来了。对于心理分析学的研究方法、它的意义及所取得的成果的局限性，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批判评价，不需要我再来重复。任何对心理分析学的科学性有兴趣的人都会像吸取催眠术中的科学真理一样来吸取心理分析学中的科学成分，但他会谨慎地不将其重要性估计得过高。

当今世界有一些热爱人、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的独立自主的心理分析学家，他们以独特

的方法从事工作。他们也使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但并未成为方法的奴隶。他们不把属于私人间进行交流的事情变成机械的技术。他们同意为那些出于自愿的人进行所谓心理分析，但不把心理分析作为科学的根据，他们不同意把心理分析作为心理分析医生开业所必须履行的业务。

在心理分析活动的一个稳步增强的趋势中，正在发生异乎寻常的事情。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非在于它对科学知识有所贡献，而在于其极权主义方法与非科学性质一样，心理分析学也是如此。我将简述一些基本的科学上的谬误，正是由于这些谬误，作为信仰的心理分析学说才得以产生。首先，理解事物的意义并非就说明了它的原因。对事物意义的理解产生于相互交流。因果关系与这个过程是不相干的，因果关系意味着区别事物。理解并不对事物发生影响，但它敞开着通向自由之路。说明原因能使人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事物的进程，并使之朝着希望的目标前进。但是假如在自由王国中我混淆了理解意义和解释原因的可能性，我就侵犯了精神的自由；因为那时，我把它当做客体来对待，仿佛它是可认识的对象，这就降低了它的地位。同时我也就不能领会真正存

在的因果关系。

其次，治疗效果值得怀疑。众所周知，所有心理疗法都成功地掌握在有力的人手中。但心理分析疗法像其他方法一样有成功也有失败。病人从对他们自身和对他们的全部生活经历的分析中得到的满足不能称为治愈。在医学上，凭借着近150年来的发现，大量疑难病症的治愈已成为可能，以致西方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20年。这表明，心理疗法的成就根本就没有增大，因为事物的本质不允许有这种可能。

第三，精神病并不具有明显的表现，而只具有将精神过程转变为物理过程的生理机制，具有把可感事件转变为无意识物理事件的性质。人当中只有很小比例具有这种生理机制与这种命运，借此他们经历了精神上智力上的变化过程，他们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变成了他们自身无法控制的物理现象。但绝大多数人压抑、忘却、摆脱着心灵上的不安宁，忍受着极大的精神痛苦，然而却没有表现出可见的症状。

这些心理失常自然没有超出医学科学的研究领域，但心理分析学家靠着给人们一些虚假的希望使病人受制于自己，这就远远超出了医学和科学的范围。

首先，在区分肉体与灵魂之前，就应当对人有一个总体知识。这个有关人的“总体”概念与政治上的极权主义的结构相似，它建立在无法理解的精神自由的基础之上。已成为客体的自由精神不再是自由精神。已成为无止境地解释与重新解释过程的理解也不再是理解。

总体知识与实践相互关联。心理分析与被分析进入实际生活并给那些相信它的人以极大的满足。心理分析学是这样一种信念的具体化，即相信各种变态和堕入地狱的事实。虽然表面上这个信念经常受到批判，实际上这一信念却抵制着一切对它的原则的批评。它拒绝听取不同意见，但它可以沉溺于以各种可能性近于偏执地解释材料。心理分析活动发展成为一个正统的信念始于弗洛伊德把不忠实的门徒逐出教门，这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内在趋势。依靠社会途径取得将他们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他人的权力，会导致宗派的形成，导致具有难以预测的敌视和背离科学的、残酷的、非理性主义的后果。在这方面首要的是要采取所谓训练分析能力的步骤。

我们完全可以追问这类“信念”的条件和起因是什么。

表面上，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人

们负担得起这类奢侈品。另外，这一方法吸引着受到不完全教育的人。而未受教育的野蛮人与受到良好教育的具有高智商的人很明显都对这种方法无动于衷。他们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他们所享有的声望、甚至他们在局外人那里所受到的赞赏，都为心理分析学家造成了最终取得胜利的欢乐气氛与自信。虽然，就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也悲叹着迫害，他们中的一些人愤愤不平地倾向于否定人类对与自身无关的事物的兴趣。由于他们的成就，人对隐藏在人的伟大、矜持的外表背后的东西感到惊讶。或许它反映了真正的需要，虽然它明显地并不真实。

显然，在渴望解放的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对人性的扭曲。心理分析法给人性以虚幻的解放，这一解放就像认为心理分析能反映人性一样不真实。要求从反常的状态中摆脱是真实的。但对这一需要的有效回答——诸如应该提供一个世界秩序，如果人被接纳于其中，他就会具有自信心，这样的答案不会存在于这个时代。秩序为暴力、狂热和恐怖行为所取代。目前我们时代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创造一个人的生存能得以完成、能得以无限开放的现实环境。只要精神的崩溃在继续，任何正确的答案就只

能来自基于我们的历史基础深层的个人之间的交谈。无论如何，阐明真理要比识破谬误困难得多。就我所见，心理分析学家似乎只提供了解释。

心理分析学适应时代的要求，成了自命科学的生活态度。它不把自身看作迷信或巫术。事实上它却抛弃了真正的科学，成为一种新的巫术形式。这是一种既普遍怀疑又乐于接受任何解释的态度。例如，如果某事不能用压抑来说明，心理分析学就会用病人的‘整个’经历来说明；如果这种解释仍行不通，就会尝试用像印度的因果报应说、前世造孽说来解释。正如 ■ 症被解释成人自身精神原因的结果一样。 ■ 里分析也因这种方式而成为科学方法的祸根。

我们所目睹的一切都是自我欺骗，这是为我们的时代所决定的。整个自我欺骗的进程使它的牺牲品们着迷，这些可怜牺牲品在自我欺骗过程中找到了生命的满足。但是自我欺骗根源于虚假，所以它必定无可挽回地使这些人的知识连同他们的整个存在陷于混乱。

只有当我们取消了方法论上的先决条件时，我们才能获得可靠的科学态度。这一态度导致了科学研究方法与哲学思维方法的分离。